時病論

時病論卷之八目錄

臨證治案

時病論卷之八

安州劉賓臣先生鑒定

三衢雷　豐少逸手著

受業　新安程曦錦雯
　　　盈川江誠抱一　叅訂

○冬傷於寒大意

經曰、冬傷於寒、謂交立冬之後、寒氣傷人、其能固密者、何傷之有、一有不謹、則寒遂傷於寒水之經、即病寒熱無汗、脈來浮緊、名曰傷寒是也、一交春

令、便不可以傷寒名之、然冬令受寒、有淺深之別焉、深者爲中、淺者爲冒、蓋中寒者、寒邪直中於三陰之裏、故有吐瀉腹痛、急宜熱劑祛寒、冒寒者、寒邪冒於軀殼之外、則有寒熱身疼、不難一汗而愈、傷寒中寒冒寒、略述其概、猶有冬溫之證、不可不諳、冬溫者、冬應寒而反溫、非其時而有其氣、人感之而即病者是也、宜用辛涼之法、愼勿誤用麻桂青龍、若誤用之、必變證百出矣、此四者、乃冬時即

病之新感也、倘受微寒微溫之氣、當時未發、必待來春而發者、便是伏氣之病、須別諸溫而治之、或問曰、曾見東垣之書、已有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等論、先生拾前人之唾餘、竟以爲獨開生面之創歟人乎、抑亦自欺之甚也、答曰、子言過矣、豐亦見此事難知之內、有論四篇、所云都是五行生尅有餘不足、所勝所不勝之理、其義難明、誠難知之書也、豐今分論八篇、以爲時證提綱、其理透徹、闊者

易知、明出冬傷於寒之新感、所見何證、冬傷於寒、春必病温之伏氣、所見何證、一一詳明、瞭如指掌、與東垣之論、意思懸殊、何嘗拾其唾餘、以爲己出耶、此猶應試、共一題目、而文字實不雷同、奚敢欺人復自欺耳、然乎否乎、

傷寒

傷寒者、由冬令之寒邪、傷於寒水之經也、考諸賢之書、皆謂霜降之後、春分以前、有感觸者、是爲傷寒、據

六氣而推之、似乎不然、蓋霜降之後、猶是燥金主氣、有感之者、是涼氣也、如或天氣大寒、即金匱所謂未至而至也、春分以前、正是風木司權、有感之者、是風邪也、如或天氣大寒、即金匱所謂至而不去也、若此則界限分矣、其實傷寒之病、確在乎立冬之後、寒水主政之時、一交春令、風木主政、便不可以傷寒名之、即有寒熱爲病、與傷寒相似者、便是先賢所謂春應溫而反寒、寒疫之病也、夫傷寒之爲病、頭疼身痛、寒

熱無汗、脈來浮緊者、宜用辛散太陽法去前胡紅棗、加紫蘇葱白治之、如體實邪盛者、仲聖麻黃湯亦可用之、若果有汗、脈浮而緩、便是傷風之病、倘悞用之、變證蜂起矣、此略述寒邪初傷太陽寒水之經之證也、其傳經兩感合病併病、及誤治變證壞證、仲景書中細詳、可毋重贅、豐當謂凡學時病者、必須參讀仲景傷寒論、庶可融會貫通、否則不可以言醫也、

中寒

中寒者、交一陽之後、時令過於嚴寒、忽受寒淫殺厲之氣、卒然腹痛、面青吐瀉、四肢逆冷、手足攣踡、或昏閉身凉、或微熱不渴等證、丹溪曰、倉卒中寒、病發而暴、難分經絡、溫補自解、斯說似乎滅裂、其實有三陰之別焉、盖太陰中寒、則脘中作痛、少陰則臍腹作痛、厥陰則少腹作痛、見證既分、更當審其脉象、如沉緩中太陰、沉細中少陰、沉遲中厥陰、若此別之、庶幾導竅、如果脉微欲絕、昏不知人、問之不能答、似此難分

經絡、始可遵丹溪用溫補之劑、急擬挽正回陽法治之、三陰中寒、皆以甘熱祛寒法治之、若寒中太陰、以乾薑爲君、少陰以附子爲君、厥陰以吳萸爲君、吐甚加藿香豆蔻、瀉甚加蒼朮木香、筋攣者、佐以木瓜橘絡、呃逆者、佐以柿蒂丁香、臨證之間、切宜細辨而治、庶無貽誤、

○冒寒

冒寒之病、偶因外冒寒邪、較傷寒則輕、比中寒甚緩、

蓋傷寒傷乎六經、中寒直中乎裏、惟冒寒之病、乃寒氣單冒於軀殼之外、而未傳經入裏也、是以遍體痠疼、頭亦微痛、畏寒發熱而乏汗、脈象舉之而有餘、宜辛溫解表法治之、服藥之後、務宜謹避風寒、覆被而臥、俾其微微汗出而解、否則傳經入裏、當審何經而分治之、倘或伏而不發、來年必發爲春溫風溫等病、不可以不知也、

冬溫

昔賢謂冬應寒而反溫、非其時而有其氣、人感之而卽病者、名曰冬溫是也、其勞力辛苦之人、動作汗出、溫氣乘襲、多在於表、其冬不藏精之人、腎經不足、溫氣乘襲、多在於裏、冬溫雖發於冬時、然用藥之法、與傷寒迥別、蓋溫則氣泄、寒則氣斂、二氣本屬相反、誤用辛溫、變證疊出矣、其證頭痛有汗、咳嗽口渴、不惡寒而惡熱、或面浮、或咽痛、或胸疼、脈脈浮滑有力者、乃溫邪竄入肺經也、宜用辛凉解表法加連翹象貝

治之口渴甚者溫邪入胃腑也再加蘆根花粉治之如或下利陰脈不浮而滑溫邪已陷於裏也宜以清涼透邪法加葛根黃芩治之倘熱勢轉劇神氣昏憒譫語錯亂舌苔轉黑者不易治也勉以祛熱宣竅法治之紫雪丹亦可用之種種變證不能盡述須仿諸溫門中之法可也

或問冬溫發熱而不惡寒倘惡寒者爲何病也答曰冬溫惡寒偶亦有之良由先感溫氣即被嚴寒所侵

寒在外而溫在裏、宜用辛溫解表法、先去寒邪、繼用涼解裏熱法、而清溫氣、又問曰、傷寒冒寒、皆惡寒、何以別之、曰、傷寒冒寒初起無口渴、以此別之、曰、溫邪當發爲冬溫、倘其微者、伏而不發、爲何病也、曰、伏而不發、來春必變爲溫毒也、凡治時病者、漸邪伏氣、切要分明、庶不至千里毫釐之失、

又問先生之書、專爲六氣而設、風寒暑溼燥、皆已詳明、何獨火證不詳、恐爲不全之書、而火證可補述否、

答曰、子不知君火秉權之候、有溫病溫毒也、相火主政之時、有熱病暑病也、君相司令而病者、非火證而何、何不全之有哉、況火爲陽邪、其證最著、如脈數有力、舌苔黃燥、或目赤、或口渴、或喉痛、或溺紅、皆火證也、法當清涼治之、其餘五志之火、龍雷之火、悉屬內傷、茲不論之、

○擬用諸法

辛散太陽法 見卷五第十九頁

挽正回陽法　見卷四第十九頁

甘熱袪寒法

治寒邪直中三陰之證、

甘草二錢 炙　淡乾薑一錢　淡附片一錢

淡吳萸一錢

用開水略煎冷服

此即仲景四逆湯也、擬加吳萸之大熱、袪厥陰之寒邪、以之治寒中三陰、最為中的、誠庵原解曰、寒

淫於內治以甘熱故以薑附大熱之劑伸發陽氣表散寒邪甘草亦散寒補中之品又以緩薑附之上僭也必冷服者寒盛於中熱飲則格拒不納經所謂熱因寒用又曰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是也

辛涼解表法見卷一第十四頁

清涼透邪法見卷一第十五頁

祛熱宣竅法見卷一第十三頁

辛溫解表法見卷一第十一頁

涼解裏熱法 見卷一第十二頁

○備用成方

麻黃湯

治傷寒太陽病、惡寒發熱、頭痛項強、無汗而喘、脈浮而緊者、

麻黃　桂枝　杏仁　甘草

水煎溫服、覆取微汗、

葛根湯

治傷寒太陽未罷、又傳陽明、脉浮長、緣緣面赤、頭痛連額、發熱惡寒而無汗、目痛鼻乾不得眠等證、

葛根　麻黃　桂枝　白芍

甘草　生薑　大棗

水煎溫服、取微似汗

小柴胡湯

治傷寒少陽病、往來寒熱、口苦耳聾脇滿脉弦、目眩、不欲食、心煩喜嘔、及婦人傷寒、熱入血室等證、

柴胡　人參　製夏　黃芩
甘草　生薑　大棗
水煎溫服

理中湯
治傷寒太陰病、自利不渴、寒多而嘔、腹痛便溏、脈沉無力、或厥冷拘急、或結胸吐蚘、及感寒霍亂、
人參　白朮　炮薑　炙草
本方加附子名附子理中湯

真武湯

治少陰傷寒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或咳或嘔或小便利及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仍發熱心悸頭眩筋惕肉瞤振振欲擗地氣虛惡寒

附子　白芍　白朮　茯苓

加生薑煎服

四逆湯

治三陰傷寒、身痛腹痛、下利清穀、惡寒不渴、四肢厥冷、或反不惡寒、面赤煩躁、裏寒外熱、或乾嘔、或咽痛、脈沉微細欲絕、

附子　乾薑　炙甘草

水煎冷服、

豐按傷寒之方、計有一百一十三道、長沙書中、已全備矣、凡學醫者、必須熟玩、今錄此六方、不過明六經傷寒之形、其寒邪化熱、及傳變諸方、不能盡

錄、當閱傷寒之書、自明晳矣、

千金陽旦湯

治冬温脉浮發熱項強頭痛、

桂枝　白芍　黄芩　甘草

加薑棗煎服

千金陰旦湯

治冬温內寒外熱、肢節疼痛、中挾寒食、

卽陽旦湯加乾薑

豐按陽旦湯、主治先感冬溫、又被風寒所遏之病、陰旦湯主治體質本寒、忽受冬溫之病、如咳嗽口渴甚者、蘇桂究難泥用、凡一切溫熱之病、最忌辛溫之藥、偶或用之、非本質屬寒、即外加寒氣、倘拘於陽旦陰旦、爲冬溫一定之方、不亦惑乎、

○臨證治案

傷寒調治失法變證、

須江毛某、患傷寒之病、壯熱不退、計半月來、前醫

當汗不汗、當下不下、調治失法、變爲神昏譫語、循衣摸牀、舌苔黃燥、脉來沉實、此傷寒誤治之變證也、速宜攻下之劑、蕩熱保津、倘以硝黃爲砒鴆者、則不可救、卽以大承氣湯加生地石膏、煎一大劑、午後服頭煎、未見動靜、薄暮服次煎、至四更時分、得鞕屎數十枚、譫語漸少、手足漸定、肌膚微汗、身熱退淸、神識亦稍省矣、次日復邀豐診、脉形仍實不柔、舌苔尚少津液、此餘熱未淨也、當守原方、再

服一帖、其兒恐藥力太過、豐曰、必要脈象轉柔、舌苔轉潤、裏熱始盡、否則餘邪復聚、遂難治矣、復將原方煎服、服下又得硬屎數枚、其兒急來問曰、次煎可服否、豐曰、往診再議、幸得脈轉平緩、舌苔亦見有津、改用仲景炙甘草湯除去桂枝薑棗、加入柏子茯神、連服數煎、得全瘥耳、

程曦曰、凡治病必以脈舌爲主、若遇神昏譫語、循衣撮牀之證、倘其脈見軟弱者、舌淡苔微者、皆不

可攻也、必須脈來沉實、或大有力、舌苔黃燥、或起芒刺、方可攻之、以上見證、有虛有實、或補或攻、當細別之、又不可執於承氣一法也、

傷寒吐蚘

新定章某、患傷寒六七日來、身熱如焚、前醫初用辛散、繼用苦寒、熱仍不退、更加嘔逆吐蚘、四末微冷、急來求治於豐、診其脈、細小而沉、舌苔白薄、豐曰、此陰陽錯雜之證、將成蚘厥之徵、思先哲云、雜

病吐蚘責於熱傷寒吐蚘責於寒即用椒薑以溫其中桂枝以透其表參附以扶其正連梅以安其蚘更佐豆蔻和中止嘔也令服一劑嘔逆已定四末轉溫惟軀熱未清姑守舊方除去薑附加入芩柴一服中機後議數方並效調理半月得安

陽體中寒仍用熱劑而愈

瀫水姜某稟體屬陽生平畏嘗熱藥一日腹中作痛比豐診之兩手之脈皆沉遲舌根苔白豐曰此

寒氣中於太陰、理當熱藥祛寒、曰、素不受熱藥奈何、曰、旣不任受、姑以溫中化氣爲先、中機最妙、否則再商、卽以豆蔻砂仁吳萸烏藥木香厚朴蘇梗煨薑、服之未驗、復診其脈、益見沉遲、四肢逆冷更甚、豐曰、寒邪深入、誠恐痛厥、非薑附不能效也、雖然陽臟、亦當先理其標、卽用甘熱祛寒法加肉桂白芍治之、遂中病機、腹痛頓減、脈形漸起、手足回溫、改用調中、始得安適、可見有病有藥、毋拘稟體

陰陽但陽體中寒辛熱不宜過劑陰質患熱寒涼不可過投遵內經衰其大半而止最妥

冬溫肺胃合病

城北方某木火體質偶患冬溫約有半月究治療之效轉請豐醫按之脈形洪數兩寸極大苔黃舌絳口渴喜涼喘咳頻頻甚則欲嘔痰內時有鮮紅思內經有肺咳之狀咳甚唾血胃咳之狀咳甚欲嘔之文此顯係肺胃受邪明若觀火矣見前方都

是滋陰滋血之劑、宜乎冰炭耳、豈用清宣金臟法去桔梗、加花粉鮮斛治之、幾進五劑、諸恙漸平、調治旬餘遂愈、

冬溫新感適值經行、

薇歙鮑某之女、閨中待字、經水素不調匀、一月兩期、難免血海無熱、一日忽患冬溫、發熱咳嗽、胸悶喉疼、天癸又至、斯時用芩連梔子、以卻其溫、實有碍乎經事、倘用歸芎艾葉以調其經、實有碍乎溫

氣、細推其證、口不作渴、其邪在肺而不在胃、腹不作痛、其經因熱而不因寒、古人雖謂室女莫重於調經、然今溫邪告急、不得不先治標、其實清肺之方、治上而不妨下、遂用牛蒡象貝桔梗射干桑葉薄荷蔞皮叭杏、青果爲引、連服三劑、軀熱退清、咳嗽亦衰大半、但腹內轉疼、天癸適瀝靡盡、仍照原方、益以香附澤蘭、又服數煎、諸恙不復矣、

冬溫傷陰將欲成損

豐於冬至赴龍掃墓經過安仁街適有楊某患冬
温未愈有相識者謂豐知醫楊即懇診查其所服
之方非辛温散邪即苦寒降火皆未得法其脈細
小滑數咳嗽痰紅發熱顴赤此温熱傷陰之證也
當用甘涼養陰辛涼透熱虛象已著急急隄防若
再蔓延必不可挽即用清金甯絡法去枇杷葉麥
冬細地改爲大地再加丹皮地骨川貝蟬衣治之
服至五貼熱退紅止矣豐返復過其處見病者面

有喜色、謂先生眞神藥也、病勢減半、惟臏咳嗽數聲、日晡顴赤而已、診之脈亦稍和、此欲愈之象也、姑照原方去旱蓮蟬退、加龜版鱉甲、令其多服、可以免虛、歲暮以茶食來謝、始知其恙全可、

附論

治時病常變須會通論

拙著已告竣矣、首先論證、其次立法、其次成方、又其次治案、醫者能於此熟玩、自然融會貫通、弗執定某證之常、必施某法、某證之變、必施某法、臨證時隨機活法可也、姑先論其常而通其用、如初起因於風者、宜以解肌散表法、因於寒者、宜以辛溫解表法、因於暑者、宜以清涼滌暑法、因於溼者、宜以增損胃苓法、

因於燥者、宜以苦溫平燥法、因於火者、宜以清涼透邪法、此皆言初患六氣之常證、通用之定法也、至於反常之變證、不定之活法、則又不可不知、如春溫條中、有舌絳齒燥、譫語神昏、手足瘈瘲、昏瞶不語之變、溼溫條中、有或笑或痙、撮空理線、舌苔黃刺、或轉焦黑之變、然而亦非一定之變也、須知春溫亦有溼溫之變證、溼溫亦有春溫之變證、論中不能印定、須活法而通治之、此又不特春溫溼溫可以會通而暑溫

冬溫、以及諸病、皆有等證之變、悉可以通治之、又如諸病、見有舌絳齒燥、熱傷於陰者、清熱保津法、可通用之、譫語神昏、熱亂神明者、祛熱宣竅法、可通用之、手足瘛瘲、熱極生風者、清離定巽法、可通用之、昏瞶不語、痰襲心包者、宣竅導痰法、可通用之、及至發笑之證、皆由邪襲於心、發痙之證、皆係風乘虛入、或至撮空理綫、循衣摸床等證、皆當審其虛實、通其活法、則不但治時病可以融會、卽治雜病亦有貫通之妙

耳、

○五運六氣論

治時令之病、宜乎先究運氣、經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不可以爲工也、戴人云、不讀五運六氣、檢遍方書何濟、由是觀之、治時病者、可不知運氣乎、近世之醫、皆謂五運六氣與歲多有不應、置之弗習、是未達夫天地之常變也、常者如君相司令則當熱、寒水主政則當寒、變者當熱反寒、當寒反熱之類是也、試

以其常而言之、五運者、木火土金水也、一運主七十二日有奇、六氣者、風君相溼燥寒也、一氣司六十日有奇、故五運六氣合行、而終一歲、葢土運主氣歲歲皆然、客運客氣、年年更換、每年從大寒日、初交木運、二爲火運、三爲土運、四爲金運、終爲水運、此主運也、經曰、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如甲己之年、甲己化土、土爲初運、金爲二運、水

爲三運、木爲四運、火爲五運、此客運也、主氣亦從大寒日交、厥陰風木爲初氣、少陰君火爲二氣、少陽相火爲三氣、太陰溼土爲四氣、陽明燥金爲五氣、太陽寒水爲終氣、此主氣也、客氣每歲循環、依年推算、如子午之年、初爲寒水、二爲風木、三爲君火、四爲溼土、五爲相火、終爲燥金、又如丑未初爲風木、寅申初爲君火、卯酉初爲溼土、辰戌初爲相火、巳亥初爲燥金此客氣也、每年三氣爲司天、終氣爲在泉、如子午之

年三氣是君火乃君火司天主熱淫所勝終氣是燥金乃燥金在泉主燥淫於內其餘可類推矣倘遇壬戊甲庚丙之年皆曰太過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丁癸己乙辛之年皆曰不及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若太過被剋不及得助皆曰平運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此述五運六氣之主客司天在泉太過不及之大概在學者先宜熟

此有定之常、然後審其無定之變可也、倘欲深求底蘊、再考內經、慎毋惑於飛疇運氣不足憑之說耳、

○溫瘟不同論

溫者、溫熱也、瘟者、瘟疫也、其音同而其病實屬不同、又可瘟疫論中、謂後人省氵加疒爲瘟、瘟卽溫也、鞠通溫病條中、統風溫溫熱溫疫溫毒冬溫爲一例、兩家皆以溫瘟爲一病、殊不知溫熱本四時之常氣、瘟疫乃天地之厲氣、豈可同年而語哉、夫四時有溫熱、

非瘟疫之可比、如春令之春温風温、夏令之温病熱病、長夏之暑温、夏末秋初之溼温、冬令之冬温、以上諸温、是書皆已備述、可非重贅、而鞠通先生之書、其實為治諸温病而設也、至於瘟疫之病、自唐宋以來、皆未詳細辨論、迨至明末年間、正值凶荒交迫、處處瘟疫、慘不堪言、吳又可先生所以著瘟疫論一書、所謂邪從口鼻而入、則其所客、內不在臟腑、外不在經絡、舍於伏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裏之分

界、是為半表半裏、即鍼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其初起先憎寒而後發熱、日後但熱而無憎寒、初得之二三日、其脈不浮不沉而數、頭痛身疼、晝夜發熱、日晡益甚者、宜達原飲治之、咸豐八載、至同治紀元、粵匪竄擾吾衢、大兵之後、繼以凶年、沿門合境、盡患瘟疫、其時豐父子診治用方、皆宗又可之法也、更有頭面頸項、頰腮並腫者、為大頭瘟、發塊如瘤、遍身流走者、為疙瘩瘟、胸高脇起、嘔汁如血者、為瓜瓤瘟、喉痛頸

大寒熱便秘者爲蝦蟆瘟一名捻頸瘟兩腮腫脹憎寒惡熱者爲鸕鷀瘟遍身紫塊發出黴瘡者爲楊梅瘟小兒邪鬱皮膚結成大小青紫斑點者爲葡萄瘟此皆瘟疫之證與溫病因時之證之藥治去徑庭決不能溫瘟混同而論也因憶又可著書正崇禎離亂之凶年鞠通立論際乾嘉昇平之盛世一爲瘟疫一爲溫熱時不同而病亦異由是觀之溫病之書不能治瘟疫瘟疫之書不能治溫病故凡春溫風溫溫病暑溫

溼溫冬溫字必從氵瘟疫大頭疙瘩瓜瓤蝦蟆鸕鷀楊梅葡萄等瘟字又從疒溫瘟兩字判然不同而況病乎如我者幸弗以豐言為河漢也

○傷寒書統治六氣論

漢長沙著傷寒論以治風寒暑溼燥火六氣之邪非僅為寒邪而設然則其書名傷寒何也蓋緣十二經脈惟足太陽在表為寒水之經凡六淫之邪為病者皆必先傷於寒水之經故曰傷寒今人都以寒水之

寒字、誤爲寒熱之寒。若此則傷寒之書、專治寒邪、而風暑燥溼火了不干涉矣。殊不思長沙首列桂枝湯以治風、明明指人統治六氣、而非僅治一寒邪之意、於此已露一斑。若果專治寒邪、理當列麻黃湯、附子湯、四逆理中等湯爲先、而不列桂枝湯爲首也。況又有白虎湯以治暑、五苓散以治溼、炙甘草湯以治燥、大小承氣以治火、此顯明六氣統治之書。而今以爲專治寒邪、則誤甚矣。時賢又謂傷寒論六經、溫熱論

三焦、此兩句書、更爲印定眼目、不知邪氣襲人、皆由表而入於裏、惟瘟疫之氣、穢濁之氣、乃論三焦可也、以其氣從口鼻而入、先擾於上、次傳中下、除此而外、則風寒暑溼燥火、無不盡從表入、况李氏謂太陽行身之表、外邪皆得傷之、其傷寒之書、能統治六氣者、可無疑矣、凡學治時病者、必須讀仲景傷寒論、參讀時賢之書、考古酌今、則胸中自有風寒暑溼燥火之界限、若不讀仲景之本、而專讀時賢之書、眞所謂舍

本求末矣、

闢俗醫混稱傷寒論

人被寒所傷者、謂之傷寒、夫寒居六氣之一、豈可混稱乎、嘗考寒水之令、在乎小雪大雪冬至小寒之節、共主六十日有奇、蓋小雪居於十月、乃六陰盡出之際、而寒氣方盛之時、大雪冬至居十一月、小寒居十二月、正嚴發栗烈之候、斯時之氣、人感觸者、盡屬傷寒之病、勿可以大寒至驚蟄之風木、春分至立夏之

君火、小滿至小暑之相火、大暑至白露之溼土、秋分至立冬之燥金、等等之時所患者、混同一稱傷寒、然而亦有可稱者、不可不知、豐於前論中、有謂傷寒之寒字、為寒水之經之寒、非寒熱之寒也、凡風寒暑溼燥火、無不由表而入、皆必先傷於寒水之經、六氣之邪、僉可稱為傷寒、但有不可稱者、又不得不力辨其非、嘗聞專治傷寒家、有溫病傷寒、熱病傷寒、疫證傷寒、疹瘍傷寒等名、不知溫病熱病、皆屬伏氣、痧因沙

癍瘡因溼熱豈可混稱爲傷寒乎尤有夾痰傷寒夾食傷寒夾氣傷寒夾血傷寒等名揆厥由來痰食氣血是爲傷寒之兼證又豈可混稱爲傷寒乎仲景原文從未見有此證竊疑其爲杜撰也後見吳中戈存橘先生傷寒補天石中果有以上諸證之名始知其有自也雖然戈氏之書醫者不必宗之其所當宗者如無己之明理嘉言之尚論韻伯之來蘇路玉之大成誠爲醫家不可少之書後學所宜奉爲圭臬也至

時俗混稱傷寒之證、更爲不通、見初起嘔吐者、謂爲霍亂傷寒、泄瀉者、爲漏底傷寒、脇痛者、爲刺脇傷寒、不甚寒熱不甚熱、綿綿難愈者、爲癆疲傷寒、即徽俗謂之混沌傷寒、名目極多、難以枚舉、總之小雪至小寒而重感者、爲眞傷寒、風暑燥溼火、先傷寒水之經者、亦可稱爲傷寒、至溫病熱病、痧症瘡瘍、决不能混入傷寒、兼痰食氣血者、是爲傷寒之兼證、其餘種種不通之名、皆不足論、醫者須按四時之六氣、而分

其孰爲風暑、孰爲燥溼、究不可籠統混爲傷寒病也、

〇闢時俗齷齪斑證論

吾衢土俗、凡患四時之感冒、見有發熱嘔吐等證、開口便云齷齪、動手便是刮揪、揪之刮之、未嘗不善、但其邪在肌肉者、頃刻而鬆、在經絡者、非藥不愈、最可惡者、先服礬湯一碗、以爲治齷齪之需、殊不知齷齪即方書所謂穢濁、宜用芳香宣解之方、反服酸寒收濇之藥、益使穢濁之邪、膠固氣分、而無解病之期、更

有一種俗醫、以指節刮病人之身、見有一條扛起者、妄言爲斑、不知人感穢濁時邪、氣機阻滯、血脈不通、用指節刮之、或粗或細、必有一條見出、豈可僞稱爲斑證、更爲之取出蛇斑蚤斑等等之名、其謂爲蛇斑者、必令人服蜈蚣數條、取蛇畏蜈蚣之義、而庸夫俗子、聽之篤信、不知蜈蚣之性、辛溫有毒、直入厥陰、初患時邪之證、服之極易化火、更引最淺之邪、而入於深、竊不觀方書所云、大如錦紋者爲斑、其色紅紫而

成片、或至黑色而病危、是爲胃熱之候、古人所以用舉斑湯化斑湯之類以治之、或見病人身發紅點、遂稱爲蛋斑、而亂投草藥、及至危險、便說斑老難醫、推其身見紅點、即方書所謂小如蚊咬者爲疹、是爲肺熱之候、古人所以用升葛湯銀翹散之類以治之、俗醫以僞洇眞、豈不可歎、旣以初起之時邪、爲齷齪斑證、更禁病人勿服湯藥、每見輕病轉重、重病轉危、此皆吾儕士俗之貽害匪淺也、要之揪刮無妨、所患者、

惟礬湯蜈蚣草藥禁藥之弊。奉勸病家、不可過信俗醫而自誤、則幸甚矣、

夾證兼證論

人皆謂夾證與兼證難治、豐獨曰無難也、何爲夾證、譬如受風便是傷風、宜桂枝湯之屬、受寒便是傷寒、宜麻黃湯之屬、倘風寒兩傷者、即爲夾證也、蓋風宜散、寒宜溫、溫散之方、宜桂麻各半湯之屬、倘或暑邪夾溼、溼宜利、暑宜清、清利之方、宜天水散之屬、倘或

燥氣夾火、火宜涼、燥宜潤、涼潤之方、宜清燥救肺湯之屬、其餘風暑風溼風燥風火、皆係夾證、其治法皆可仿此、至於兼證奈何、假如少壯遺精、當分夢之有無、有者宜坎離既濟湯之類、無者金鎖固精丸之類此定法也、或被溼熱所觸者、便爲兼證、利溼必傷其陰、補陰必滯其溼、思利溼而不傷陰者、如猪苓湯六味丸之類、若溼邪甚者、又當先治其溼、溼邪一化再濇其精可也、又如老年虛損、當分證之淺深、淺者宜

六君四物之類。深者宜固本大造之類。此定法也。倘被風邪所客者。便爲兼證。散風益虛其正。補正必關其邪。思散邪而不損正者。如參蘇飲補中益氣之類。若風邪甚者。又當先散其風。風邪一解。再補其損可也。又如女子經事當行。必審其或先或後。先則爲血熱。宜丹梔四物之流。後則爲血寒。宜香砂四物之流。此爲定法。或被寒邪所觸者。即兼證也。考諸方能散寒且能調經。如香蘇飲之流。若過盛者。必須先散其

寒再調其經則可矣又如婦人產後發熱必辨其屬虛屬實虛則宜補益如加味四物之流實則宜破瘀如生化失笑之流此爲定法設被暑邪所感者即兼證也考諸方能清暑且治產後如竹皮大丸之流若過盛者必須先清其暑再治產後則可矣醫者能於如此圓變則治夾證兼證何難之有

成方須損益論

自南陽制方而始厥後唐宋元明及 國朝以來成

方不可勝紀、焉能熟悉於胸、嘗見有讀千金方者、有讀醫方考者、有讀景岳新方者、有讀訒菴集解者、往往宗此而不知彼、宗彼而不知此者、不待言矣、竊謂古人成方、猶刻文也、臨證、猶臨場也、即有如題之刻文、愼勿直抄、必須師其大意、移步換形、庶幾中式、而臨證即有對病之成方、亦當諒體之虛實、病之新久而損益之、思成方不在多而在損益、譬如二陳湯、即夏苓陳草也、治一切痰飲之病、除去陳皮、乃海藏之

消暑丸、伏暑煩渴用之、此一減而主治之法、相去逕庭矣、平胃散、即陳蒼朴草也、治一切溼氣之病、加入芒硝、乃女科之下胎方、死胎不下用之、此一加而主治之法、相懸霄壤矣、此損益之法也、醫者知是理乎、又如氣虛用四君、血虛用四物、倘氣血兩虛之候者、二方合用名八珍湯、此深一層之病、而加深一層之方也、利溼用五苓、清熱用三石、倘溼熱並盛之候者、二方合用名甘露飲、此亦深一層之病、而加深一層

之方也、又如固本丸、治虛勞損證、減去麥冬生地、名曰三才、以治三焦虧證、此輕一等之病、而減爲佐之藥也、香蘇飮、治四時感冒、減去香附紫蘇、名曰二賢、以治膈中痰飮、此亦輕一等之病、而減爲君之藥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在醫者、必須臨證權衡、當損則損、當益則益、不可拘於某病用某方、某方治某病、得能隨機應變、則沉痾未有不起也、

●胎前產後愼藥論

胎前之病、如惡阻胞阻胎漏墮胎等證是也、產後之病、如血塊血暈等證是也、婦科書中已詳、可毋備述、而其最要述者、惟胎前產後用藥宜慎、凡治胎前之病、必須保護其胎、古人雖有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之訓、奈今人膠執有故無殞之句、一遇衰積之證、恣意用攻、往往非傷其子、即傷其母、蓋緣忽略衰其大半之文耳、竊揣胎在腹中、一旦被邪盤踞、攻其邪則胎必損、安其胎必

礙乎邪靜而篤之莫若攻下方中兼以護胎為妥此非違悖內經實今人之氣體不及古人萬一也且不但重病宜慎其藥即尋常小恙亦要留心如化痰之半夏消食之神麴寬脹之厚朴清腸之槐花涼血之丹皮茅根祛寒之乾薑桂附利溼之米仁通滑祛瘧之草果常山皆為犯胎之品最易誤投醫者可不儆懼乎至於產後之病嘗見醫家不分虛實必用生化成方感時邪者重投古方帶實者未嘗不可虛者攻

之而裏益虛、散之而表益虛、虛虛之禍、即旋踵矣、又有一等病人信虛、醫人信補、不分虛實、開口便說丹溪治產後之法、每每大補氣血、體虛者未嘗不可、倘外有時邪者、得補益劇、內有惡露者、得補彌留、變證疊加、不自知其用補之咎耳、要之胎前必須步步護胎、產後當分虛實而治、毫釐差謬、性命攸關、惟望同志者、凡遇胎前產後之病、用藥勿宜孟浪、慎之慎之、

○治輕證宜細心、重病宜大膽論、

膽欲大而心欲小。此孫眞人祝醫最確之語也。竊謂治初起之輕證。必須細心。當辨其孰爲風而用疏。孰爲寒而用溫。孰爲暑而用清。孰爲溼而用利。孰爲燥而用潤。孰爲火而用瀉。尤當審其體之虛實。病之新久。在女子兼詢經期。婦人兼詳胎產。如是者。則用藥庶無差忒矣。倘粗心而不細者。大意茫茫。不分六氣所感何氣。動手便用荊防。病家告之有痰。遂投陳夏。有食遂用神查。問其何病。指鹿爲馬。問其輕重。總說

無妨、往往使輕淺之病、日漸延深、是誰之過歟、聖人云、不忽於細、必謹於微、其可略乎、至若垂危之重證、必須大膽、見心包邪竄者、當宣則宣、肝風內動者、當平則平、脾虛氣陷者、當培則培、肺氣欲絕者、當補則補、腎液欲涸者、當滋則滋、更有危險之虛證、速宜用參耆之屬、實證用硝黃之屬、寒證用薑桂之屬、熱證用犀羚之屬、勿宜遲緩、亟亟煎嘗、如是者、則沉痾庶有挽救矣、倘膽小而不大者、當用而不敢用、或用而

不敢重、重用恐其增變、變證恐其歸怨、往往姑息養奸、坐觀其敗、是誰之過歟、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其可懼乎、若果輕淺之證、過於膽大立方、不啻小題大做、沉重之證、過於小心愼藥、無異杯水車薪、其實膽大而不細心、所謂暴虎馮河者、誤事也、細心而不大膽、所謂狐疑鼠首者、亦誤事也、誠哉孫氏之言、足爲千古之醫訓矣、

○醫家嫉妒害人論

嘗觀世之同行、每多嫉妒、行行猶可、惟醫道中最爲甚焉、夫醫以蘇人之困、拯人之危、性命爲重、功利爲輕、而可稍存嫉妒哉、奈何今之醫者、氣量狹窄、道不求精、見有一神其技者、則妒之、妒心一起、害不勝言、或謠言百出、或背地破道、或前用涼藥、不分寒熱而改熱、前用熱藥、不別寒熱而改涼、不顧他人之性命、惟逞自己之私心、總欲使有道者道晦、道行者不行、以遂其嫉妒之意、每見病家患溫熱之病、醫者投以

辛涼甘涼、本不韰齒、但服一二劑、未獲深中病者、見熱渴不已、心中疑懼、又換一醫、且明告曾延醫治、而所換之醫、遂不察其病因、見前有寒涼之藥、便咎前醫用寒涼之害、不辨證之寒熱、脈之遲數、舌苔黃白、小水清濁、竟亂投溫熱之方、不知溫熱之病、得溫熱之藥、無異火上添油、立刻津乾液涸、而變生俄頃、倘前用熱藥、以治其寒、亦咎其用熱藥之害、總不辨其爲寒爲熱、亂用寒涼之方、不如寒證服寒涼、猶如雪

上加霜立使陽亡氣脫而變在須臾直至垂危倘怨前醫之誤可勝悼哉然亦有明駁前醫暗師前法而獲效者竟爾居功索人酬謝若此重財輕命只恐天理難容奉勸醫者毋懷妒忌大發婆心則幸甚矣

○醫毋自欺論

醫者依也人之所依賴也醫毋自欺斯病家有依賴焉夫醫之爲道先詳四診論治當精望色聆音辨其臟腑之病審證切脈别其虛實而醫若此可謂毋欺

也。至臨證之時，細分部候，知其何爲浮主表病，沉主裏病，遲主寒病，數主熱病，何爲人迎脈大之外感，氣口脈大之內傷，更須望其青赤黃白黑五色之所彰，聞其角徵宮商羽五音之所發，問其臊焦香腥腐五氣之所喜，以明其肝心脾肺腎五臟之病因，而用其酸苦甘辛鹹五味之藥餌。能如是者，何欺之有。惟其一種庸流，欺人妄誕，見病人有寒熱者，一疑其爲外感，欺病家不知診法也，不別其脈之虛實，而浪投發

散之劑、又見病人有咳嗽者、一疑其爲虛損、欺病家不諳醫理、也不辨其體之强弱、而慫用補益之方、至於五色五音五氣、一概不知審察、焉能明其五臟之病、而用其五味之藥乎、如是者、不獨欺人、實爲自欺、彼愚夫愚婦、受其欺者、本無足怪、至文人秀士、亦受其欺、殊爲可笑、見人喜補者、遂謂虛衰、喜散者、遂云外感、畏熱藥者、便用寒涼、畏涼藥者、便投溫熱、順病人之情意、亂用醫方、竟不讀靈素以下諸書、全用欺

人之法。嘻。醫之爲道。死生攸繫。一有欺心。卽藥餌妄投。存亡莫卜。奈何濟人之方。竟視作欺人之術也。吾願醫者。必須志在軒岐。心存仲景。究四診而治病。毫不自欺。方不愧爲醫者也。

○古今醫書宜參考論

昔賢云。觀今宜鑑古。無古不成今。今古醫書。均宜參考焉。考今古醫書不能盡述。姑略提其要者言之。如神農本草。軒岐靈素。越人難經。長沙玉函。以及劉李

張朱四大名家之書、皆可備讀也、蓋讀本草者、可知其性有寒熱溫凉平之不同、其味有酸苦甘辛鹹之各異、何爲補正、何爲祛邪、讀靈素者、可以上明天文、下達地理、兼知人身臟腑經絡受病之因、讀難經者、可補內經脈象病因、及奇經八脈之未逮、讀玉函者、可識傷寒雜病之源頭、此皆古聖之醫書、必須玩索、至於四大家者、即河間劉守眞、法多苦寒、溫病熱病者、須參考之、東垣李明之、法多升補、內傷脾胃者、須

叅考之、大積大聚者、須叅戴人張子和攻下之法、陰虛內損者、須考丹溪朱彥修清補之法、不特此四家以補先聖之未備、可叅可考、而後賢所發之論、偶亦有超出於四大家者、如雲間李念莪、西昌喻嘉言、延陵吳又可、金壇王宇泰、會稽張介賓、長洲張路玉、吳郡薛立齋、慈谿柯韻伯、檇李沈目南、錢江張隱菴、是也、以上諸公各有著作、皆當採取、亦可以備叅閱考近時之醫書、亦不能盡述、如閱古吳葉香嚴之臨證

指南可知臨時之圓變用藥之靈機閱君耶章虛谷之醫門棒喝可知名家之疵謬醒醫家之聾瞶閱淮陰吳鞠通之溫病條辨可知寒傷於足經溫傷於手經閱吳門周禹載之溫熱暑疫全書可知溫熱暑疫受病之源各別此皆時賢之書亦宜備考至於長樂陳修園新安程觀泉鹽官王孟英武進費伯雄皆有著述所傳偶或有導竅之處亦宜參閱竊思書有古今而人亦有古今古人氣體俱厚今人氣體漸薄若

執古方以治今人之病、不亦重乎、故醫家不可執古書而不讀今書、亦不可執今書而不讀古書、參考古今、則醫理自得中和之道矣、


丰儀最可人識時懷
妙術鎮日醉羣書
深造軒岐室
少逸先生尊照
月軒姚鑑摹并題

題詞

劉玉光號潤臣安陸人歲貢

雅度彬彬共喜親。機參活潑見天眞。書精著述能傳世。學有淵源在濟人。聖手爭誇三折術。婆心常抒一腔春。畫工妙着如神筆。寫出鬚眉邁等倫。

劉耀光號朗臣安陸人監生

獨擅岐黃術。如君妙絕倫。存心惟濟世。着手即成春。品逸原超俗。天和自率眞。是誰工寫照。瀟灑倍傳神。

劉明翰 號同甫安陸人湖南同知

古以良相譽良醫濟人功德有同施痌瘝廑念能造
命回春妙手推神奇錚錚雷君久著名我欣覿面心
爲傾聞君幼習岐黃業枕葄百家書縱橫刻復淵源
續家學趨庭訣受益求精杏林種福數十年診無不
治爭相延活命引大造闢沴戾能消危轉痊功深歷
練多著述時病論中法用密傾談之下示此編抉盡
精微攄要術八句提綱宗經旨滙覽羣編擇尤美臨

證立案附心裁術業於此眞神矣書中問答論確然
蘊發前人所未宣四時六氣證不一表裏寒熱審宜
先洞悉標本並中見脈絡分明條晰辨伏氣新感病
各殊疑似不淆通常變語本淺顯理實深惟憑苦口
表婆心自抒所得勸同志欲將妙道公醫林卷餘留
像如有神超然雅度工寫眞我知是書一出羣欽佩
讀其書者慕其人

童名翼號飛雲平江人附生

生面憑誰特與開。一時𧏖月共低徊。家傳炮製精詳法。人擅經綸著作才。君嫻絲竹工書畫著時病論一書言近指遠一時推服無閒詞偶入杏林資嘯傲。早占槐火普滋培。難經注疏靈樞秘。時病輪公領略來。

滿地紅羊劫急時。曾煩同澤起瘡痍。粵逆之亂三衢設立同善局君襄辦其事甚力救時自合通才備。從世兼能痼疾醫。肘後奇方儕輩少。耳鳴陰德子孫知。治病不計謝金於貧者尤格外調護不須更上淩煙閣。團扇家家畫最宜

郭惟寅號協侯安陸人順天舉人

衢州有以醫名者曰雷少逸。其爲詣也。直窺乎靈樞之奧。而駸駸乎入長沙之室。余嘗誦時病論一書。竊歎其功之至專且壹。夫時之爲義大矣。先聖王敬以授民。維平維秩。所以協五紀。同六律。莫非養世以太和。致民於無疢。至於寒暑偶愆。陰陽或謬。則又深賴乎調劑得宜。轉移法密。范文正公有言曰。不爲良相。即爲良醫。誠以相濟時。醫救時。勢位雖不同。而功用

未嘗不一。若雷君者。其未得變通之權。爰藉醫以行其濟世之仁術。是書一出。吾知披讀者想望風神。因其書慕其人。名譽永傳之可必。至其因時論證立案用方。先生之自述已詳。又奚待吾之贅述。

孔昭晙 號寅谷西安人優貢

陰陽徵伏察先時。手訂芸編理灼知。義衍岐黃垂巨論。名齊和緩作良醫。四維妙用回生易。數語推源立法奇。驅使微材皆妙品。豈惟荼薺詠於詩。

俊傑由來善識時。琴囊酒榼樂誰知。人同姬旦稱多藝。經闡炎皇異俗醫。佐使必良消沴戾。琳琅成秘擅靈奇。我如柳氏瞻韓切。一浣薔薇一詠詩八首之二

程德鍾號金門西安人湯溪訓導

先生醫學早名家。腹蘊羣書氣自華。無限方中施雨露。視病不計醫金求診者皆叨沾溉有時筆底走龍蛇。精於書法筆墨飛舞得古人驚蛇躍之致抛科名悉淡胸何淵。嘗以濟世爲心乙三知好學勸讀書應試公悉卻之詩與常濃手欲久。生平嘗賦詩倩效八又求而八韻成故張譜世青囊

功效著千秋珍重定龍紗。時病論功效素著見者無不寶貴當以碧紗籠之

四首之一

程大廉號讓泉西安人乙亥舉人

良相切痌瘝。濟世宏抱負。救人有良醫。名亦播衆口。璞玉與渾金。厥相稱仁壽。憶昔兵燹時。落落欣聚首。咸豐辛酉髮逆擾浙君避難來衢廉與君始相識廉先君子與辦同善局君力襄其事無少懈同善局做開。力襄資吾友。羨君品藻清。好古探淵藪。緣情見綺麗。敏捷筆叉手。醉墨勢翀霄。形模祖科斗。妙

綸纖顛倪。成竹胸中有。一曲撫瑤琴。薰風入虛牖。君好讀書工吟咏字畫兼精尤善於絲竹澡身塵不侵。活人德彌厚。婆心抒太和。療疾候調九。杏林樹茂榮。橘井水清瀏。立論達陰陽。良方擬肘後。持此惠醫林。書傳名不朽。君所著時病論瞭如指掌可為醫學正宗

王慶耀　號筱愚歙縣人寄居西安壬午舉人

醫理精深不易求。玉函金匱費尋搜。誰知數卷活人術。早冠三衢濟世儔。卻疾風能驅二豎。著書業欲紹

千秋長桑已逝長沙遠絕學還從枕秘留

雷公炮製久風行家學淵源業更精愧我青囊無秘本羨君素問有專營一編直抉黃岐奧千古同標朱李名壽世壽民登壽寓何須方外慕長生

徐　瀛　號曉蓬西安人歲貢

家學淵源有自來翹然尤抱出羣才著書克闢前賢秘至理名言一卷該

製就瑤編付棗梨并圖名與緩和齊爲防中有歧途

誤。願把南鍼指後迷。

論議高超見地眞。垂將萬世壽斯民。儒家賢聖僧家佛。只盡中心一片仁。

讀罷全書繫所思。羨君調劑妙因時。相逢盡是鳶魚趣。此樂還期共領之。

龔應榮 號又英西安人廩生

從古名儒盡志仁。不爲良相且醫人。淵源有自承先業。變化難窮識病因。百代遺文供採取。一心妙用入

奇神。軒岐靈素分明在。我欲從公一問津。

飛昇有術業難精。藥樹雖多病轉生。最愛長沙工救世。誰知扁鵲善辭名。八風有賊機先至。六律還宮調遞更。海內諸公懸藻鑑。斯編一出定心傾。

葉復華 號象先 西安人增生

先生功德冠醫林。繪出丰神信可欽。業紹箕裘遺訣妙。門盈桃李託根深。精奇共羨回春手。愷惻常存救世心。二十餘年多種福。羣生沾澤若甘霖。

羨君書畫久傳名。學得軒岐術倍精。道在活人當竹拜。書能濟世共葵傾。兩間氣化參無誤。四序溫寒辨更明、自此民皆登壽域。婆心一片抒丹誠。

任欽達、號尊三、西安人監生、

先生書法縱橫。畫同與可齊名。閒來絲竹寄幽情。淡簪纓。　淵源醫學人皆敬。羨君精益求精。常將佛手濟群生。競相迎。

觀君立論高超。妙將經旨分條。風涼寒暑按時調。細

推敲。倚書禪坐參醫道。胸中學問徧饑。脫巾露頂最逍遥。遠塵囂。

調寄杏園芳二闋 有序未錄

葉元祺 號吉臣龍游人拔貢

伊何人哉。寂靜如斯。古編千卷。身外自隨。此其風神宜在名山滄海間。胡爲乎孳孳屹屹窮年而甘作書癡。豈有所託而隱。抑仁慈愷惻。聊以寓乎爲醫。尼父聖之時。山雉物之時。而先生積數十載學問著書以鳴世。時乎其時。且也書法敛妙。畫法離奇。既豪於酒

兼工於詩。此特緒餘耳。而不足見先生之才之學之蓄之為。碧桃滿樹。紅杏在枝。青中奧窔。孰得而窺試問先生。先生曰知。

余躍龍 號海雲龍游人恩貢

數卷新書妙沁脾。不為良相願良醫。臨池獨擅神奇品。寫竹偏饒瀟落姿。先生善畫尤工寫竹紅杏春風瞻氣宇。碧葉秋水證心期。我今寄語傳眞手。添箇靈胎作友師。

朱紺綬 號枯瓢江山人歲貢

天有六氣與四時。不得其正疾以滋。孰宜汗吐孰和下。醫宗妙理難通之。三衢有醫號少逸。資質聰明無與匹。琴書詩畫俱能工。所學更專岐黃術。憶昔遍地警烽烟。一朝聚睹竟無緣。鳥中白鶴馬中驥。君家喬梓皆稱賢。太翁醫學得秘授。寒熱虛實參之透。兩銖慣配藥君臣。活命良方守其舊。由茲遠近咸知名。一時聞者心爲傾。稱良不愧肱三折。能使二豎悚然驚。少逸有志負裘紹。幼時父書讀多少。爭誇手到便回

春。種福杏林功不小。癆瘵痾疾盡心攻。尤妙時病法玲瓏。陰陽熟辨追虛羸。補瀉溫涼任變通。如此圓機誠罕有。得之心者應之手。二三年少志於醫。都向君家供奔走。君以醫學悉傳人。耳提面命亦諄諄。著書數卷公同好。君心能體大造仁。我本少逸舊知己。一見是書輒心喜。謂既自成一家言。精乎其理神乎技。況復舉此授生徒。醫林效法惠澤溥。衣鉢相傳淵源接。綿延支派遍寰區。君不以醫國醫人功居上。託業

於斯氣已壯。同此燮理擅長才。濟時何必推良相。

姜廷榮 號煥瑱江山人附生

素仰醫林魁首。五運六氣深求。溫熱涼寒俄頃。受逢君弗杞憂。靈蘭常考究。獨把要旨勤搜。著述將時救和緩也堪儔。

更羨聰明天授。書畫吟咏兼優。到處憐貧陰德厚。鴻名遐邇覃。丹青眞妙手。寫就骨相清遒。疑是烟霞叟。抱道傲公侯。調寄好時光二則

徐思謙 號六皆常山人乙酉舉人

霽月光風比古人。一團元氣太和春。行披坐檢書多味。鳳舞龍蟠筆有神。先生嗜古不俗尤工於書畫仿吳生工變化。詩同庾信擅清新。書法詩才兼擅其勝高山流水添佳致。曲奏瑤琴樂最真。先生暇時撫弦自樂

淵源家學久精研。道溯桐君悟妙詮。紅杏成林欣種福。青囊施藥頌延年。先生診病遇貧乏者憐之不計醫金技兼盧扁肱三折。理闡陰陽意十全。他日名編是

四庫。鐫樞玉版並流傳。時病論一書言簡意賅醫林翕然稱服

張鳳來號蘭士開化人庠生

壽世眞詮妙悟開。如君曾飲上池來。慈悲解厄功叅佛。宗派尋源冑衍雷。竹素萬言浙著作。杏紅千樹舊滋培。一編括盡靈樞秘。小試先生燮理才。

奕奕丰神紹典型。載賡詩句更空靈。瀾翻名士生花筆。陶鑄神農本草經。高尚世間無俗侶前因天上認醫星。倩君解脫維摩病。我欲頻來扣竹扃。

少逸自題　字松存又號侶菊布衣

本來蠢蠢一愚夫。也倩丹青繪入圖。圖中不見黃金屋。又無伴讀顏如玉。人間百物盡空虛。身外惟留幾部書。書可益智宜百讀。能闢我心娛我目。適性怡情在筒中。吚唔不輟樂無窮。任人嗤我書癡子。朝兮夕兮祗於此。讀書絕不望簪纓。因爲平生學未精。光陰荏苒將垂暮。一事無成恐自誤。惜分惜寸竟何求。繫念恫瘝道是謀。謀道還須專且壹。

未得入門那入室。沈思妙道出軒岐、一旦融通左右宜。但道是淵非是徑。二十年餘若夢醒。醒來問道道如無、道在胸中不可摹、摹得庸庸一小影。偷閒獨坐神清靜。常披野服着芒鞋、脫帽露頂開胸懷。自知陋質非俊傑、心潛不憚生涯拙。頻將靈素細相參。欲付生徒作指南。宗聖師賢附管見、枯腸搜盡猶不倦。萃集名言訂一編、分新辨伏是眞詮。專推六氣調時病、留與醫林作話柄、

跋

歴來醫家說時病者多而專論時病之書罕見雖有論及者不過論其温熱而未論及瘧痢秋溼即間或有之亦祇附列於雜病門中而未論及時病由冬而春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循環遞嬗統四時之常變以條辨也今我

夫子以內經之訓爲綱諸家之說爲目發明春令諸温夏天熱暑秋時瘧痢冬月冬温且補霉溼論治之

各異伏氣咳嗽之兩歧選一方而方中之利害必悉立一法而法中之用意必釋皆發前人之未發補前人之未備是書一出猶濟世之慈航渡津之寶筏也

曠

從

夫子業醫有年提命之下幸得其旨每遇命垂懸纓

旌援活頗多故書中亦時載入芻言今當是書告成

敬拧數語以誌淵源所自云

受業門人新安程曦錦雯謹識

誠
母子素來多病皆蒙
夫子立起沉痾至今有生之日是　誠　戴德之年自諳賦稟本孱不禁勞苦每欲下帷奮志而精力不逮時抱采薪故絃誦之暇兼讀醫書藉以自養然苦無前導頓於醫理仍如夜行一無所見幸我
夫子不棄菲材列之門下遂授自著醫書數種展閱之餘有若燈燭暗處使誠茅塞漸開是書研究有年始得其中要旨雖前人亦有論時病者皆不能若此

之明顯也惟我
夫子宗經旨爲八大提綱集名論爲七二條同按時序分新伏立諸法備成方并附曩治醫案有源有本無黨無偏洵可以補先賢之未備爲後學之指南者矣誠所附之俚言悉蒙採取竊謂既得治身之法旋得菽水之歡此皆出吾
夫子之所賜也

受業門人盈川江誠抱一敬跋